

# 5G+全息互動

第三十一屆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現正於北京舉行，展會重點展示數字設施、數字技術、數字應用、數字終端、數字治理等方面的創新成果，內容延伸到工業製造、醫療、教育、能源等眾多領域。圖為觀眾觀看5G+全息互動演出。

市井萬象

中新社



# 夜遊五店市



如是我見 楊田田

五店市，不是一個城市的名字，而是福建省晉江市內的一個大型閩南特色傳統街區，現在被保育、開發為特色景區。五店市隱身在一片高樓大廈中，在方圓可能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街區內，遍布幾十座具有閩南特色的紅磚厝建築，年代跨越明、清、民國幾百年。在一個夜晚，我和朋友遊覽五店市，在習習涼風中閒逛，領略它不一樣的魅力。

五店市的魅力在於歷史悠久，大建築密集。相傳，五店市始於唐朝，當時這個地方叫青陽山。有蔡氏兄弟五人，在青陽山下的官道上開設酒館，因飯菜好味、對客人招呼得當而聲名遠播。明清時期，這裏成為古代晉江的主要市集，戲台、祠堂、寺廟、酒館、各式民居雲集，人來人往，絡繹不絕。到了民國，從南洋打拚歸來的商人，把傳統閩南紅磚厝和西式庭院、拱門圓柱、精緻露台等建築風格相結合，建起小洋樓，為街區又增添了一抹

中西合璧的色彩。因此，今天看到五店市的建築密密麻麻，幾米一座，一步一景，並不是今人特意把建築搬至這裏集中起來，而是過往幾百年來，陸陸續續地坐落在此處。今人做的，不過是對建築進行修繕，在建築之間疏落種些植物、在路邊鋪設石板棧、樹立路標及增加遊覽指引圖等維護工作。

漫步在五店市的街道上，我有一種古今交融、時空相接的感覺。觸發此感的，不是古建築變身為星巴克或火鍋店，而是莊氏家廟前拉起的那條「熱烈祝賀晉江莊氏宗親總會換屆圓滿成功」的大紅橫幅。我猜想，莊氏族人之所以選擇在這裏舉行換屆大會，應該是源自尋根祭祖的情結，傳達「在祖先的注視下，代代族人團結在一起」的深意。

臨離開前，我聽朋友說，五店市街區內保留著高甲戲、木偶戲、南音等福建傳統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裏白天經常有表演，引得不少遊人圍觀，也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觀看。我想，這就是傳統文化傳承的載體。它們在這裏，默默地提醒著我們從哪裏來，囑咐我們不要忘記自己的根。



莊氏家廟。

# 深圳「初」體驗



人與事 東瑞

深圳已不是第一次去，說「初」，那是因為三年疫情的裹足，沒有通關，再去，已是三年後。

避過年初的湧湧人潮，我們老倆口躊躇、協商很久，一是一定要選人少的日子、時間出行，生怕病毒又染上身；二是節省等候的時間。我們選了佛誕假期的前一天中午，乘東鐵，從羅湖入境。不出所料，人潮少，流程大部分都很暢順。在關口某個路段豎立了很多有關入境的二維碼，需要掃描，才能填寫健康碼各項詢問。我們很快就完成了，不親自實踐一番還真不知道其實其步驟不難。一個年齡比我小十歲的男子不會，求助老伴，她好心她花了點時間幫助他完成。

來前據說搭的士、買東西等一切都得用手機支付實付款，老伴的內地手機三年沒使用，我們只好先搭地鐵；據說我們這種年紀的人，乘地鐵、公交車都免費。倒非為了省幾個錢，主要我們訂下的酒店在地鐵一號線離關口僅幾個站。

三年前曾經在深圳存了些錢，沒料到因為內地手機沒有恢復，影響到網上無法查



人生在線 楊不秋

最近又過了一個生日。小時候的我，總是假期過生日，有生日大餐還有生日禮物。長大一歲，也會多一些權利和自由。後來，隨著年紀漸長，長大一歲，更代表多一份責任和擔當。於是，當歲月神偷變戲法一樣把年齡從一個數字變成一種負擔時，過生日的念頭就漸漸寡淡了。生日，照舊準時上下班，規矩地扮演普通的社會角色，重複著大同小異的規律日常。因為親情的牽繫和友人的關愛，每年的生日都會留下珍貴的回憶，生日快樂的祝福不曾缺席，經年累積，沉甸甸的心意讓這一天在日曆上醒目而特別。

現如今，時間剛一走進生日月，心情就開始忐忑起來：如期長大，按時變老，蒼天不曾饒過我。回想匆匆慌張的上一歲，沒停

# 不礙山川記子遊

下腳步，沒享得清閒，也沒有新成績，沒添新本領，一直在「打怪」可也一直未升級。再想想馬上就來的新一歲，沒有大理想，沒有小目標，看不到人生劇本會出現戲劇性的大轉機。年齡一直在增長，可總感覺自己在人生坐標上的位置是靜止的一點，這讓人有點不安。或許，這就是我的年齡焦慮吧。我並非特別在意外表和容貌的褪色，可是會心虛自己的平庸和碌碌無為。

一天，看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一句話：「年齡增長帶來的好事，我認為大體是沒有的，不過年輕時看不到的東西現在可以看到了，不明白的東西現在弄明白了，這些還是讓人高興的。」靈光乍現一般，這句話讓我感到好像自己在照鏡子：年輕時看不到的父母親情的愛之深切，怨也深切，現在的我能夠看到他們嘮叨背後的苦心；年輕時看不到他人之長和自己之短，現在的我能夠看到學他人之長自己才能長，莫笑他人之短因

為自己也有短；年輕時不明白凡事留有餘地，現在的我知道話不說盡、事不辦絕，才能讓自己和他人都有迴旋的空間，尋求積極的改變；年輕時不明白為何很多時候努力了也未必一定能達成好結果，現在的我明白但行好事莫問前程，過程和結果都很重要。現在的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讓我跟這個世界更容易和解，不再有那麼多的看不慣和為何。我仍然是那個在人潮中分分鐘被淹沒的平凡小我，可也是看多一眼就會更新對這個世界認知的獨特個體。歲不虛增，心智亦長，這令我感到了寬慰。

歲月的確催人老，不礙山川記子遊。青春固然一去不返，卻也留下了成長的痕跡和閱歷。得一失之間，關鍵還是解讀得失的心態。朋友說，生活過把癮，別把時間花在患得患失。不錯，每年那些如期而至的生日快樂，不就是在提醒我要開心快樂地體味人生嗎？

# 民俗文化的雅玩



文化什錦 鄭凱迎

千百年來，傳統民俗有一種活動稱為雅玩，從字面看像是生活無憂者高雅的玩意，屬普羅民眾樂趣活動之一，「雅」只是文人形容這玩意的特別而已。

時下流行養寵物，古時亦有畜養及玩賞鳴蟲的行為，可歸納於雅玩的範圍內。《詩經》，是我國最早有關詩歌的文獻，相傳是漢武帝下旨搜羅編成詩集。因戰亂而流散在香港的一批戰國竹簡，後經趙姓清華大學校友收購送往母校作研究，從而稱為《清華簡》，其中一篇敘述周武王戰勝黎國後，宴請群臣，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即席賦一首《七月》詩，這首詩是最早有關於鳴蟲的詩，提及蟋蟀的習性：「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蟋蟀又稱「促織」，蟋蟀（尤指雄蟲）在求偶時發出清脆鳴聲，有稱唐代宮人把他裝在枕邊竹籠內，欣賞其鳴奏；其實這種鳴蟲有好勇鬥狠的習性，兩蟲相遇或有撕咬，有稱「若生得大，更會鬥」。宋史記載指南宋王朝末年，丞相賈似道有「與群妾踞地鬥蟋蟀」的癖好。

王世襄，是文史學者又是「京城第一玩家」，「玩家」是指他對民俗活動涉獵極其廣而樂在其中。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已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前後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代表、故宮博物院文物館陳列部主任，及後任國家文物局的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他一生博雅，可用「達觀、博學、厚道」作註腳。

王世襄寫了一篇《秋蟲六憶》，敘述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玩蟋蟀的情況及個人經歷；北京地道話蟋蟀為「蝈蝈」，他不少忘年朋友是蝈蝈老養家，亦師亦友，他這篇文章，不僅是寫細微的秋蟲，也帶出北京風俗民情的縮影；這《六憶》一是憶捉、二是憶買、三是憶養、四是憶鬥、五是憶器及六是憶友。他指出立秋前後，蟋蟀會特別壯碩，就是捉的日子，會帶上銅絲罩子、蒙着布的席簾、芭蕉葉等以京片子話「逮蝈蝈的」了；對公子哥兒來說，逮蝈蝈是很累的，也不易逮到好的，花錢向一些僅大兩三歲的「專業」賣家，他們只會在罐布掀起來開一條縫給挑選，言明



▲養蝈蝈扇形青花瓷器「過龍」。作者供圖



▲養蝈蝈青花瓷器蓋底年銘。作者供圖

兩或三枚銅板一隻，買到長勝將軍就向朋友稱自己逮的；買回來的放在有蓋圓罐內，稱為養罐（盆），罐子需用兩水清洗。「接雨水」成為養不養蝈蝈的暗語，北京自來水為了消毒，放了漂白粉藥劑，對蝈蝈有害，此外要按習性，為蝈蝈提供乾燥環境，罐子保持濕潤及放進一件乾燥稱為「過龍」的串兒，供蝈蝈選擇適宜存身之地；蝈蝈相鬥之前，需經對稱相等才鬥，「稱」是一長方形匣子，有象牙製成之戥子桿，桿上分、釐、毫，桿上掛着砣，鬥蝈蝈分不同等級，需五、六人合作照料才成；養罐與鬥罐相若，在造型與容量無差別，只在於材料不同，鬥罐用瓷而養罐用陶，配有過龍，是供蝈蝈存身的扇形有蓋合子；王世襄兒時朋友多有養蝈蝈，亦有長輩傳授蟲經，兒時被父母責罵玩物喪志，會請同好長輩、父母的至交來說教，這種玩意打破年齡差異的隔膜。王世襄對放鴿、熬鷹、養蟲、火繪葫蘆、竹刻、刻器、古琴及古傢具等皆專長，雖然有稱他為纨绔子弟，但他對歷史文物的學識見解非凡，他這篇文章，更成為研究前人養蝈蝈的主要資料。

《六憶》之三憶養提及的「過龍」呈橢圓扇狀，兩端有方洞，面有蓋，上有鈕方便提起，是養蝈蝈用具的一部分，「過龍」兩邊的方孔便利蝈蝈經兩孔串來串去，稱之為「串兒」也是這原由，籠蓋則嚴貼器腔，以防蝈蝈鬚夾於縫中斷損。如宋史所示，鬥蟲在當朝甚為流行，

從欣賞其悅耳鳴叫而開始飼養，進而出現鬥蟲之風，而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促織》描寫宋代兩百年後的明代宣德帝更「酷好促織之戲」。明清筆記亦有提及宣德官窯蟲罐的紀錄，而在景德鎮明御廠故址出土宣德蟲罐殘器多達十餘件，多為繪上五爪螭龍的御用器物，亦有瓜果、松竹梅及海獸的紋樣，蟲罐三蓋與器底都有「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其字體與當朝書法家沈度的墨跡相同，明代學者焦竑有稱：「（沈）度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與後世，一切大製作命（沈）度書之。」雖然蟲罐不屬大製作，但基於宣宗的偏好，由御廠工匠臨摹上瓷之可能性極高。

這件青花瓷器過龍，周邊及籠蓋繪花果紋飾，蓋底上單行橫向寫上「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是文獻中所說的「宣德串」存世的實物，器物雖少，紋飾臻妙。養蝈蝈，有欣賞其鳴聲，享受清音，亦有用以互相比拼，所以亦有稱為養鳴蟲，是官宦文人、普羅民眾的樂趣活動。這件寫上年銘的青花過龍，養蝈蝈活動在明代已有完整的器皿配套，是流行了歷代多年雅玩的一種。

賬，這是我們到深圳的目的之一。除了到銀行，有空也打算到筲崗文具玩具批發市場走一趟。當然，也應朋友之約，當晚一起晚餐暢談。

中午午餐，發現那間我們在三年前常常光顧的小食店已經改名為簡餐，幾十樣菜餚一列排開。店主的營業方式也算很特別，不管你取多少，都去秤重，這有點類似香港的「一飯兩餸」或「一飯三餸」，但香港是明碼實價，這一家是按重量計價。兩位店負責人態度很好，還讚美老伴長得好。飯後趕緊辦事，因擔心乘的士司機不接現鈔，就依然搭地鐵，銀行雖然搬了，但不遠，很快就到了。往日認識的經理和不認識的辦事人員，闊別三年，都很熱情，協助教授網上操作事宜。

晚上，朋友在深圳地標——最高的京基100的南京大牌檔請我們晚餐，四個人七八個菜才兩百多元。

次晨，我們還到樓下那家「簡餐」吃早餐，我們發現他們的蝦餅和香腸好吃，價廉物美，想跟他們買，帶回香港，他們知道顧客印象好的話以後還會來，除了價格上優

惠，還好意地說東西先放在他們廚房的冰箱，怕放在酒店很快融化掉。等我們下午回程時才取走。

吃過早餐，我們繼續到銀行處理昨日還沒辦完的事。我們依然搭地鐵。辦完事情，看看時間還很寬裕，想去三年前經常去的筲崗文具玩具批發市場轉一圈，買點玩具給三個孫兒。看看地鐵線路圖，縱橫交錯，遠比香港的地鐵發達複雜多了，只怕一轉錯車，多走冤枉路，折騰了老腿，就問問大堂的會務中心職員吧。那位年輕女職員，怕我們聽不明白，還特地將轉車步驟畫了個簡圖在一張小紙片上，遞給我們。

深圳地鐵規模比香港地鐵大得多，每節車廂也有設置兩個敬老座位，大堂也設立了客務中心；不同的是，香港長者車資二元，需要通過閘口；深圳地鐵長者一律免費，進出都要走專用的「特別免費通道」，也需要行李安檢。

由於是建成後的安排，長者需要轉一大圈、不免走瘦了腿。日後如果得到改善，那就太好了。

到了筲崗已是中午，看到一家貼着食譜

海報，看來還不錯的餐廳，馬上先進入吃午餐，與老闆娘談話問，才知道三年前我們經常在這家似曾相識的老餐廳午餐晚餐，三年間不但沒有倒閉，反而生意向好，只是搬到其原址的對面了。舊日的小餐廳華麗轉身，發展擴大，生意做得紅火，真是奇跡。三年的疫情，許多美食餐廳不但沒有消失，反而營業更蒸蒸日上。

筲崗發展太快，大型商場和舊建築並存，如果不是問路人，一瞬間被可怕的人潮衝擊走，肯定迷失得找不到自己在哪兒了。那三年前我們經常來的文具玩具批發市場也是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慢慢辨識，才找到原址。原來，已經全新裝修了，煥然一新。不過三年，這兒竟然比以前人潮更擁擠了。

我們約是下午五點回程過關，來去的人比我們去時多了五六倍。

三年多沒過深圳的「初」體驗，很有感觸：一是，深圳依然一片欣欣向榮；二是，同胞都很熱情；三是，片價仍舊便宜；最後是，兩日的感覺不錯，「兩日深圳」可以說是國家欣欣向榮的「抽樣縮影」。